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〇九回 騙豪傑貪婪一萬兩 作媒灼認識二千金

且說甘婆去後，誰知他二人只顧在上房說話，早被廂房內主僕二人聽了去了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愁煩。歡喜的是認得蔣平，愁煩的是機關洩露。你道此二人是誰？原來是鳳仙秋葵姊妹兩個，女扮男妝，來到此處。自從沙龍沙員外拿住金面神藍驍，後來起解了，也就無事了。每日與孟傑、焦赤、史雲等游田射獵，甚是清閒。一日，本縣令尹忽然來拜，聲言為訪賢而來，襄陽王特請沙龍作個領袖，督率鄉勇操演軍務。沙員外以為也是好事，只得應允。到了縣內，令尹待為上賓，優隆至甚，隔三日設一小宴，日必是一大宴。慢說是沙員外自以為得意，連孟傑焦赤俱是望之垂涎，真是「君子可欺以其方」。

那知這令尹是個極其奸猾的小人，皆因襄陽王知道沙龍本領高強，情願破萬兩黃金，拿獲沙龍，與藍驍報仇。偏偏的遇見了這貪婪的賊官，他道：「拿沙龍不難，只要金銀湊手，包管事成。」奸王果然如數交割。他便設計將沙龍誣上圈套。

這日正是大宴之期，他又暗設牢籠，以慇懃勸酒為題，你來敬三杯，我來敬三杯。不多的工夫，把個沙龍喝的酩酊大醉，步履艱難，便叫伴當回去，說：「你家員外多吃了幾杯，就在本縣堂齋安歇。明早還要操演軍務。」又賞了伴當幾兩銀子，伴當歡歡喜喜回去。就是孟焦二人也習以為常，全不在意。他卻暗暗將沙龍交付來人，連夜押解襄陽去了。

後來孟焦二人見沙龍許多日期不見回來，便著史雲前去探望幾次，不見信息，好生設疑。一時惹惱了焦赤性兒，便帶了史雲獵戶人等闖到公堂廝鬧。誰知人人皆說縣宰因親老告假還鄉，已於三日前起身了。又問沙龍時，早已解到襄陽去了。焦赤聽了急得兩手紮煞，毫無主意。縱要鬧，正頭鄉主已走，別人全不管事的。只得急急回莊，將此情節告訴孟傑。孟傑也是暴跳如雷。登時傳揚，裡面皆知，鳳仙秋葵姊妹哭個不了。幸虧鳳仙有主意，先將孟傑焦赤二人安置，恐他二人粗鹵生出別的事來，便對二人說道：「二位叔父不要著急，襄陽王既與我父作對，他必暗暗差人到臥虎溝前來圖害，此莊卻是要緊的。我父親既不在家，全仗二位叔父支持，說不得二位叔父操勞，晝夜巡察，務要加意的防範，不可疏懈。」孟焦二人滿口應承。只有晝夜保護此莊，再也不生妄想了。

後來鳳仙卻暗暗使得用之人，到了襄陽打聽。幸喜襄陽王愛沙龍是一條好漢，有意收伏，不肯加害，惟有囚禁而已。差人回來將此情節說了，鳳仙姊妹心內稍覺安慰，復有思忖道：「襄陽王作事這等機密，大約歐陽伯父與智叔父未必盡知其詳，莫若我與妹子親往襄陽走走。倘能見了歐陽伯父與智叔父，那時大家商議，搭救父親便了。」主意已定，暗暗與秋葵商議。秋葵更是樂從，便說道：「很好。咱們把正事辦完了，順便到太守衙門再看看牡丹姐姐，我還要與乾娘請請安呢。」鳳仙道：「只要到了那裡，那就好說了。但咱如何走法呢？」秋葵道：「這有何難呢。姐姐扮作相公，充作姐夫，就算艾虎；待妹子扮作個僕人跟著你，豈不妥當麼？」鳳仙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是妹妹要受些屈了。」秋葵道：「這有什麼呢。為救父親，受些屈也是應當的，何況是逢場作戲呢。」二人商議明白，便請了孟焦二位，一五一□俱備說明，托他二人好好保守莊園，又派史雲急急趕到菜花村，惟恐歐陽伯父還在那裡，尚未起身，約在襄陽會齊。諸事分派停妥，他二人改扮起來，也不乘馬，惟恐犯人疑忌，彷彿是閒遊一般。虧得他姊妹二人雖是女流，卻是在山中行圍射獵慣的，不至於鞋弓襪小，寸步難行。在路行程，非止一日。這天恰恰行路遲了，在媽媽店內，雖被甘婆用藥酒迷倒，多虧玉蘭勸阻搭救。

且說鳳仙飲水之後，即刻甦醒。睜眼看時，見燈光明亮，桌上菜蔬猶存，包裹照舊，自己納悶道：「我喝了兩三口酒，難道就喝醉了不成？」正在思索，只見秋葵張牙欠口，翻身起來，道：「姐姐，我如何醉倒了呢？」鳳仙擺手道：「你滿口說的是什麼！」秋葵方才省悟，手把嘴一握，悄悄道：「幸虧沒人。」鳳仙將頭一點，秋葵湊到跟前。鳳仙低言道：「我醉的有些奇怪，別是這酒有什麼緣故吧？」秋葵道：「不錯。如此說來，這不是賊店麼？」鳳仙道：「你聽！上房有人說話。咱們悄悄地聽了，再做法理。」因此姊妹二人來至窗下，將蔣平與甘婆的說話，聽了個不亦樂乎。急急回轉廂房，又是歡喜，又是愁煩。忽聽窗外腳步聲響，是蔣爺與馬添草料，奔了碾臺兒去了。鳳仙道：「等蔣叔父回來，便喚住，即速請進。」秋葵即倚門而待。

少時，蔣平添草回來。秋葵便喚道：「蔣叔請進內屋坐。」只這一句，把個蔣平嚇了一跳，只得進屋。又見一個後生，迎頭拜揖，道：「姪兒艾虎拜見。」蔣爺借燈光一看，雖不是艾虎，卻也面善，更覺發起怔來了。秋葵在旁道：「他是鳳仙，我是秋葵，在道上冒了艾虎的名兒來的。」蔣爺在臥虎溝住過，俱是認得的，不覺詫異道：「你二人如何來到此處呢？」說罷，回身往外望一望。鳳仙叫秋葵在門前站立，如有人來時，咳嗽一聲。方對蔣爺將父親被獲情節略說梗概，未幾的淚隨語下。蔣平道：「且不必啼哭。姪女仍以艾虎為名，同我到上房。」說畢，和鳳仙來到明間坐下，秋葵一同來到上房。

忽見甘婆從後面端了小菜杯箸來，見蔣爺已將那廂房主僕讓到上屋明間，知道為提親一事，便嘻嘻笑道：「怎麼叔叔在明間坐麼？」蔣爺道：「明間寬闊豁亮。嫂嫂且將小菜放下，過來見了。這是我姪兒艾虎，他乃紫髯伯的義兒，黑妖狐的徒弟。」甘婆道：「呀！真是『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得一家人』。就是歐陽爺智公子，亡夫俱是好相識。原來是他二位義兒高徒，怪道這樣的英俊呢。相公休要見怪，恕我無知，失敬了！」說罷，福了一福。鳳仙只得還了一揖，連稱：「好說！不敢！」秋葵過來，將桌子幫著往前搭了一搭。甘婆放下了小菜，卻是兩分杯箸：原來是蔣爺一分，自己陪的一分。如今見這相公過來，轉身還要取去。蔣爺道：「嫂嫂不用取了，廂房中還有兩分，拿過來豈不省事。不過是嫂嫂將酒杯洗淨了，就不妨事了。」甘婆瞅了蔣平一眼，道：「多嘴討人嫌呀！」蔣平道：「嫂嫂嫌我多嘴，回來我就一句話也不說了。」甘婆笑道：「好叔叔，你說吧！嫂嫂多嘴不是了。」笑著，端菜去了。這裡蔣爺悄悄的問了一番。

不多時，甘婆端了菜來，果然帶了兩分杯箸，俱各安放好了。蔣爺道：「賢姪，你這尊管，何不也就叫他一同坐了呢？」甘婆道：「真個的又沒有外人，何妨呢。就在這裡打橫兒，豈不省了一番事呢！」於是蔣平上座，鳳仙次座，甘婆主座相陪，秋葵在下首打橫。甘婆先與蔣爺斟了酒，然後挨次斟上，自己也斟上一杯。蔣平道：「這酒喝了，大約沒有事了。」甘婆笑道：「你喝吧。不怪人家說你多嘴。你不信，看嫂嫂喝個樣兒你看。」說著，端起來，「吱」的一聲就是半杯子，蔣平笑道：「嫂嫂你不要喉急，小弟情願奉陪。」又讓那主僕二人，端起杯來一飲而盡。鳳仙秋葵俱備喝了一口，甘婆復又斟上。這婆子一壁慇懃，一壁注意在相公面上，把個鳳仙倒撇的不好意思了。

蔣平道：「嫂嫂，我與艾虎姪兒相別已久，還有許多言語細談一番。嫂嫂不必拘泥，有事請自尊便。」甘婆聽了，心下明白，順口說道：「既是叔叔要與令姪攀話，嫂嫂在此反倒攪亂清談。我那裡還吩咐你姪女作的點心羹湯，少時拿來，外再烹上一壺新茶如何？」蔣平道：「很好。」甘婆又向鳳仙道：「相公，夜深了，隨意用些酒飯，休要作客，老身不陪了。」鳳仙道：「媽媽請便，明日再為面謝。」甘婆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請坐吧。」秋葵送出屋門。甘婆道：「管家，讓你相公多少吃些，不要餓壞了。」秋葵答應，回身笑道：「這婆子竟有許多嘮叨。」蔣爺道：「你二人可知他的意思麼？」秋葵道：「不用細言，我二人早已俱聽明白了。」鳳仙努嘴道：「悄悄，不要高聲。」蔣平道：「既然聽明，我也不必絮說。姪女的意下如何呢？」鳳仙道：「姪女是個女子，怎麼成呢？」蔣平道：「若論此女，我知道的。當初甘大哥在日，我們時常盤桓，提起此女來，不但品貌出眾，而且家傳的一口飛刀，甚是了得。原要與盧大哥攀親，不如替盧珍姪兒定下吧。」

正在談論，果然甘婆端了羹湯點心來，又是現烹的一壺新茶，還問：「要什麼不要？」蔣爺道：「已足夠了，嫂嫂歇歇吧。」甘婆方轉身回到後面去了。鳳仙問蔣平因何到此，蔣爺將往事說了一遍，又言：「與姪女在此，遇的很巧。明日同赴陳起望，你歐陽伯父智叔父丁二叔父等俱在那裡，大家商議搭救你父親便了。」鳳仙秋葵深深謝了。真是事多話長，整整說了一夜。

天光發曉，甘婆早已出來張羅。蔣平把艾虎已經定了親，想替盧珍姪兒定下這頭婚事對甘婆說了，待向盧爺談過後即來納聘。

甘婆聽了也自欣喜。又見蔣爺打開包裹，取出了二□兩銀，道：「大哥仙逝，未能弔唁。些須薄意，聊以代格。」甘婆不能推辭，欣然受了。鳳仙叫秋葵拿出白銀一封，道：「媽媽將此銀收下，作為日用薪水之資。以後千萬不要做此闇昧之事了。」一句話說的甘婆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只是說道：「相公放心。如此厚賜，卻之不恭，受之有愧，權且存留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就福了一福。

此時蔣平已將坐騎備妥，連鳳仙的包裹俱備扣備停當，拉出柴扉，彼此叮嚀一番。甘婆又指引路徑，蔣平等謹記在心，執手告別，直奔陳起望的大路而來。

未知後文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